

卷第四百七十 水族七

（水族為人）

李鵠 謝二 荊州漁人 劉成 薛二娘 趙平原 高昱 僧法志

李鵠

唐敦煌李鵠，開元中，為邵州刺史。挈家之任，泛洞庭，時晴景，登岸。因鼻衄血沙上，為江鼃所舐，俄然復生一鵠，其形體衣服言語，與其身無異。鵠之本身，為鼃法所制，繫於水中。其妻子家人，迎奉鼃妖就任，州人亦不能覺悟。為郡幾數年，因天下大旱，西江可涉。道士葉靜能自羅浮山赴玄宗急詔，過洞庭，忽沙中見一人面縛，問曰：「君何為者？」鵠以狀對，靜能書一符帖巨石上，石即飛起空中。鼃妖方擁案晨衙，為巨石所擊，乃復本形。時張說為岳州刺史，具奏，並以舟楫送鵠赴郡，家人妻子乃信。今舟行者，相戒不瀝血於波中，以此故也。（出《獨異記》）

謝二

唐開元時，東京士人以遷歷不給，南遊江淮，求丐知己，困而無獲，徘徊揚州久之。同亭有謝二者，矜其失意，恒欲恤之，謂士人曰：「無爾悲為，若欲北歸，當有三百千相奉。」及別，以書付之曰：「我宅在魏王池東，至池，叩大柳樹。家人若出，宜付其書，便取錢也。」士人如言，徑叩大樹，久之，小婢出，問其故，云：「謝二令送書。」忽見朱門白壁，婢往卻出，引入。見姥充壯，當堂坐，謂士人曰：「兒子書勞君送，令付錢三百千，今不違其意。」及人出，已見三百千在岸，悉是官家排門錢，而色小壞。士人疑其精怪，不知何處得之，疑用恐非物理，因以告官，具言始末。河南尹奏其事，皆云：「魏王池中有一鼃窟，恐是耳。」有敕，使擊射之，得崑崙數十人，悉持刀槍，沉入其窟。得鼃大小數十頭，末得一鼃，大如連床。官皆殺之，得錢帛數千事。其後五年，士人選得江南一尉，之任，至揚州市中東店前，忽見謝二，怒曰：「於君不薄，何乃相負，以至於斯。老母家人，皆遭非命，君之故也。」言訖辭去，士人大懼，十餘日不之官，徒侶所促，乃發。行百餘里，遇風，一家盡沒，時人云：「以為謝二所損也。」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荊州漁人

唐天寶中，荊州漁人得釣青魚，長一丈，鱗上有五色圓花，異常端麗，漁人不識，以其與常魚異，不持詣市，自烹食，無味，頗怪焉。後五日，忽有車騎數十人至漁者所。漁者驚懼出拜，聞車中怒云：「我之王子，往朝東海，何故殺之？我令將軍訪王子，汝又殺之，當令汝身崩潰分裂，受苦痛如王子及將軍也！」言訖，呵漁人，漁人倒，因大惶汗。久之方悟，家人扶還，便得癩病。十餘日，形體口鼻手足潰爛，身肉分散，數月方死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劉成

宣城郡當涂民，有劉成者、李暉者，俱不識農事。嘗用巨舫載魚蟹，鬻於吳越間。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，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。行至下查浦，去宣城四十里，會天暮，泊舟，二人俱登陸。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，獨劉成在江上。四顧雲島，聞無人跡，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，聲甚厲。成驚而視之，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須搖首，人聲而呼阿彌陀佛焉。成且懼且悚，毛髮盡勁，即匿身蘆中以伺之。俄而舫中萬魚，俱跳躍呼佛，聲動地。成大恐，遽登舫，盡投群魚於江中。有頃而李暉至，成具以告暉，暉怒曰：「豎子安得為妖妄乎？」唾而罵言且久。成無以自白，即用衣資酬其直。既而餘百錢，易荻草十餘束，致於岸。明日，遷於舫中，忽覺重不可舉，解而視之，得縶十五千，簽題云：「歸汝魚直。」成益奇之。是日，於瓜洲會群僧食，併以縶施焉。時有萬莊者，自涇陽令退居瓜洲，備得其事，傳於紀述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薛二娘

唐楚州白田，有巫曰薛二娘者，自言事金天大王，能驅除邪厲，邑人崇之。村民有沈某者，其女患魅發狂，或毀壞形體，蹈火赴水，而腹漸大，若人之妊者。父母患之，迎薛巫以辨之。既至，設壇於室，臥患者於壇內，旁置大火坑，燒鐵釜赫然。巫遂盛服奏樂，鼓舞請神。須臾神下，觀者再拜。巫奠酒祝曰：「速召魅來。」言畢，巫入火坑中坐，顏色自若。良久，振衣而起，以所燒釜覆頭鼓舞，曲終去之，遂據胡床。叱患者令自縛，患者反手如縛。敕令自陳，初泣而不言，巫大怒，操刀斬之，剗然刀過而體如故。患者乃曰：「伏矣！」自陳云：「淮中老獺，因女浣紗悅之。不意遭逢聖師，乞自此屏跡。但痛腹中子未育，若生而不殺，以還某，是望外也。」言畢嗚咽，人皆憫之。遂秉筆作別詩曰：「潮來逐潮上，潮落在空灘。有來終有去，情易復情難。腸斷腹中子，明月秋江寒。」其患者素不識書，至是落筆，詞翰俱麗。須臾，患者昏睡，翌日乃釋然。方說，初浣沙時，有美少年相誘，因而來往，亦不自知也。後旬月，產獺子三頭，欲殺之。或曰：「彼魅也而信，我人也而妄，不如釋之。」其人送於湖中，有巨獺迎躍，而沒之。（出《通幽記》）

趙平原

唐元和初，天水趙平原，漢南有別墅。嘗與書生彭城劉簡辭、武威段齊真詣無名湖，捕魚為膾。須臾，獲魚數十頭，內有一白魚長三尺餘，鱗甲如素錦，耀人目精，鰭鬣五色，鮮明可愛。劉與段曰：「此魚狀貌異常，不可殺之。」平原曰：「子輩迂闊不能食，吾能食之矣！」言未畢，忽見湖中有群小兒，俱著半臂白袴，馳走水上，叫嘯來往，略無畏憚。二客益懼，復以白魚為請，平原不許之，叱庖人曰：「速斲膾來。」逡巡，膾至。平原及二客食方半，風雷暴作，霆震一聲，湖面小兒，腳下生白煙，大風隨起。二客覺氣候有變，顧望三里內，有一蘭若，遂投而去。平原微哂，方復下箸，於時飛沙折木，雨火相雜而下，霆電擊曳，天崩地拆。二客惶駭，相顧失色，謂平原已為齏粉矣。俄頃雨霽，二客奔詣膾所，見平原坐於地，冥然已無知矣。二客扶翼，呼問之，良久張目曰：「大差事，大差事！辛勤食膾盡，被一青衫人，向吾喉中拔出，擲於湖中。吾腹今甚空乏矣！」其操刀之僕，遂亡失所在，經數月方歸。平原詰其由，云：「初見青衫人於電火中嗔罵，遂被領將，令負衣袱。行僅十餘日，至一處，人物稠廣，市肆駢雜。青衣人云：『此是益州。』又行五六日，復至一繁會處，青衫人云：『此是潭州。』其夕，領入曠野中，言曰：『汝隨我行已久，得無困苦耶？今與汝別。因懷中取乾脯一挺與某，云：『饑即食之，可達家也。』又曰：『為我申意趙平原，無以害生命。』」

再犯之，必無赦矣？」平原自此終身不釣魚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高昱

元和中，有高昱處士以釣魚為業。嘗艤舟於昭潭，夜僅三更不寐。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蓉，紅芳頗異。有三美女各踞其上，俱（「俱」原作「但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衣白，光潔如雪，容華豔媚，瑩若神仙，共語曰：「今夕闊水波澄，高天月皎，怡情賞景，堪話幽玄。」其一曰：「旁有小舟，莫聽我語否？」又一日：「縱有，非濯纓之士，不足憚也。」相謂曰：「昭潭無底橘州浮，信不虛耳。」又曰：「各請言其所好何道。」其次曰：「吾性習釋。」其次曰：「吾習道。」其次曰：「吾習儒。」各談本教道義，理極精微。一日：「吾昨宵得不祥之夢。」二子曰：「何夢也？」曰：「吾夢子孫倉皇，窟宅流徙，遭人斥逐，舉族奔波，是不祥也。」二子曰：「遊魂偶然，不足信也。」三子曰：「各算來晨，得何物食。」久之曰：「從其所好，僧道儒耳。吁！吾適來所論，便成先兆，然未必不為禍也。」言訖，逡巡而沒。昱聽其語，歷歷記之。及旦，果有一僧來渡，至中流而溺。昱大駭曰：「昨宵之言不謬耳！」旋踵，一道士艤舟將濟，昱遽止之，道士曰：「君妖也，僧偶然耳。吾赴知者所召，雖死無悔，不可失信。」叱舟人而渡，及中流又溺焉。續有一儒生，挈書囊徑渡，昱懇曰：「如前去僧道已沒矣！」儒正色而言：「死生命也，今日吾族祥齋，不可虧其弔禮。」將鼓棹，昱挽書生衣袂曰：「臂可斷，不可渡。」書生方叫呼於岸側，忽有物如練，自潭中飛出，繞書生而入。昱與渡人遽前捉其衣襟，漈涎前流滑，手不可制。昱長吁曰：「命也！」頃刻而沒三子。而俄有二客乘葉舟而至，一叟一少，昱遂謁叟，問其姓字。叟曰：「餘祁陽山唐勾鯨，今適長沙，訪張法明威儀。」昱久聞其高道，有神術，禮謁甚謹。俄聞岸側有數人哭聲，乃三溺死者親屬也。叟詰之，昱具述其事，叟怒曰：「焉敢如此害人！」遂開篋，取丹筆篆字，命同舟弟子曰：「為吾持此符入潭，勒其水怪，火急他適！」弟子遂捧符而入，如履平地。循山腳行數百丈，觀大穴明瑩，如人間之屋室。見三白豬寐於石榻，有小豬數十，方戲於旁。及持符至，三豬忽驚起，化白衣美女，小豬亦俱為童女，捧符而泣曰：「不祥之夢果中矣！」曰：「為某啟先師，住此多時，寧無愛戀。容三日涉歸東海，各以明珠為獻。」弟子曰：「吾無所用。」不受而返，具以白叟，叟大怒曰：「汝更為我語此畜生，明晨速離此，不然，當使六丁就穴斬之。」弟子又去，三美女號慟曰：「敬依處分，弟子歸。」明晨，有黑氣自潭面而出，須臾，烈風迅雷，激浪如山。（「山」原作「島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有三大魚長數丈，小魚無數周繞，沿流而去。搜曰：「吾此行甚有所利，不因子，何以去昭潭之害？」遂與昱乘舟東西耳。（出《傳奇》）

僧法志

台山僧法志游至淮陰，見一漁者堅禮而命焉。法志隨至草庵中，漁者設食甚謹，法志頗怪，因問曰：「弟子以漁為業，自是造罪之人，何見僧如此敬禮？」答曰：「我昔於會稽山遇雲遠上人為眾講法，暫曾隨喜，得悟聖教。邇來見僧，即歡喜無量。」僧異之，勸令改業，漁者曰：「我雖聞善道，而滯於罟網，亦猶和尚為僧，未能以戒律為事。其罪一也，又何疑焉？」僧慚而退，回顧，見漁者化為大鼃，入淮，亦失草庵所在。（出《瀟湘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